

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盛世華年

薛冰

著



盛世華年

薛冰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华年/薛冰著. - 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13.
12
ISBN 978-7-5550-0138-6
I. ①盛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5742 号

盛世华年

薛冰 著

责任编辑 何 欣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中闻集团福州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1

地 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33 号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80 千字

印 张 23.5
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138-6

定 价 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导 读

本书作者薛冰,对南京了如指掌,是著有《城》《青铜梦》《群芳劫》《家住六朝烟水间》《金陵女儿》《金陵书话》《南京旧闻》《消逝的南京风景》等以南京为背景的小说散文及专著《南京城市史》的南京城市文化专家。他对这座城有着深深之情、浓浓依恋,曾为保护老城挺身而出、直面强权。

作者于一九九七年开始构思这部长篇小说,此后搁笔十年,一方面是为文化素养的涵育提升,一方面是对人物性格进行酝酿揣摩,一方面是将故事情节烂熟于心。后几经增删,终于水到渠成,完成了这部既有丰厚的文化底蕴,又勇于直面社会现实的作品。

整部小说分为开篇、上卷、下卷三部分,抒写古都金陵一个文化家族的兴衰史,从清代道光年间到21世纪初,以前后六代人的曲折命运,映射一百八十年间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迁。

开篇《赏心乐事乔家苑》,叙述20世纪初,金陵乔家的翩翩公子乔世钟与京师海王村古玩商周明山,在一次设计精巧的青铜器买卖骗局中一见如故,顺理成章地插入乔家大院曾经的繁华。乔家是可以上溯到东吴乔国老的金陵世家,在道光年间因乔氏兄弟联捷而中兴。随着清廷废科举、行新政的变革,在世人对于盛世

的期待中，又隐约透露出乔氏家族由盛转衰的消息，留下了乔家大院中天国藏宝传说的伏笔。

上卷《永失我城》以古都金陵硕果仅存的文物建筑乔家大院为主要场景。小说从一九九七年春天乔家大院面临拆迁危机开篇，引出一系列人物。《古都晚报》文化部主任韩云霄，无意间与乔家精灵似的年轻女性乔思雨邂逅，由此进入乔家大院，探索乔氏家族，揭开了沉重的历史帷幕——乔玉清的饱经苦难而洞彻世事人情，温雅成的久困囹圄而报国痴心不改；温明明白手开始创业，乔传机以收藏渐成一家；乔世钟因逼捐珍玩自焚，路远为坚守国宝丧身……此后小说再次进入高潮，一场巧妙炒作的拍卖，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世纪末大阴谋。乔思雨，这位狐仙一般的乔家末代人物，让读者和韩云霄一样怅然若失。从乔世钟痴迷文物的虔诚、路远守护文物的忠诚、乔传机搜集文物的热忱，到乔思雨借文物以行诈骗，人们不禁要疑惑：金陵世家的文化底蕴，是不是会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身上，最终流失？为了粉饰太平，韩云霄的一曲挽歌《金陵破》，被迫易名为《金陵艳》。

下卷，也就是本书《盛世华年》，以乔思雨携夫婿曾宪章回金陵立业开篇，将读者引进新世纪初高速推进的城市化浪潮。作者借太平天国金陵藏宝的旧传说，精心构思了乔家大院的藏宝之谜，引出各色人物在这虚拟的巨大财富前的尽情表演。

作者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纠葛有深切了解，对利弊得失有深入思考，情节进展波澜迭起，环环相扣，揭出的种种内幕更令人心惊——乔思雨以家族凝聚谋求发展的努力，不断被利益和权势所击破；曾宪章机关算尽，只能铩羽而退；韩云霄借力保护乔家大

院的良苦用心,却使他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……真实的历史文化遗产乔家大院,在财富的诱惑下轰然倒塌,幸因乔思雨和乔家燕的暗中努力,才悄然复生于天印山下,给古都金陵留下了一抹无奈的亮色。

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,作者写的是他一个人的金陵,却足以唤醒阅读者各各麻木的记忆。作者有意实写南京城的环境氛围,对于熟悉南京的读者,小说会让他们产生强烈的现场感。作者对城市、对市民有深切的理解,以扎实的白描功底,炉火纯青的文字,细腻摹写一众新老市民性格鲜明的命运史,折射了城市沧桑的大时代。

1 第一章 我心依旧

乔奶奶同情韩云霏的失落与孤寂。她对他说，人啊，得到了什么，就想向人炫耀，说出来了，也就满足了。失去了什么，同样想向人诉说，可不管怎么说，都不能减轻内心的痛苦；而且越说越上瘾，弄到极端，就成了祥林嫂。

咬牙不说，硬挺，也就挺过去了。

38 第二章 柳暗花明天印山

白毛是另一种男人。思雨喜欢成功的感觉，白毛就能让她不断享受众星捧月的愉悦。然而，在为人瞩目的风光背后，渐渐的，有一种危机，却越来越让她担心，那就是，他太像一只围着陷阱觅食的狼。老话说，瓦罐不离井上破。老话说，常在河边转，哪能不湿鞋。万一有一天，他真的掉进陷阱里去了，她该怎么办？

82 第三章 不在网上，就在网中

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市场经济，说白了就是网络经济，如果你还未能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绳结，那就得利用一切机遇，抓住网络的某一个绳结，才能免于被无情淘汰，抑或落入他人之口。

不在网上做霸主，就在网中成猎物。

老人说，请你们拿起笔来，记下这天京藏宝的十六字隐语。想当年，你们的乡前辈浴血奋战，拯民于水火，解民于倒悬，建立了不世功勋；而如今，破解这个千古之谜的重任，则历史地落到了你们的肩上。你们的另一位乡前辈说过，世界归根结蒂是你们的。这笔宝藏，当然也是属于你们的。

乔家炜笑了，说，胡老，除了警察，您可是头一个认真问起这事的人。我也是头一回认真地回答：我是为了，弄清楚、一个秘密。说话间，他伸出右手，漫空中随意画了个圈，分明是将乔家大院括在了圈内。

胡玉成不觉心中一动。他同样伸出右手，同样漫空中画了一个圈，笑道，我也是想、弄清一个秘密。

乔家琉璃瓦声名在外，尤其是一登东床，便与金陵世家都成了亲故，所以乔家的姑娘们，居然嫁得都够风光。这种门当户对的联姻，一旦起了头，姐姐记挂着妹妹，姑姑提携着侄女，自然绵延不断。正如《红楼梦》里所说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

胡玉成头一个欢呼起来，奋身一跃，跳进土坑里。亏得有民工眼快，接住了他那把老骨头。他挣扎着扑过去，伏在青石板上，又是拍又是摸，像搂着心爱的小孙子。忽然间，他又想起了什么，冲到对面坑沿朝上爬，一脚跨进堂屋，扑通一声，跪倒在祖师神像前，磕一个响头，诵一声多谢祖师保佑。

出版《盛世华年》的事，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只有乔家燕提出了一点疑问，就是关于这个书名。把这书从头读到尾，既看不出盛世，也见不到华年。

读者会不会说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？

第一章 我心依旧

韩云霏是在唧唧喳喳的鸟叫声中醒来的。他支起身，倚着床头板靠了一刻儿。这是老研究员们传授给他的养身之道，起床慢三步，一躺，二坐，三下床。年纪大是客观事实，不能不服老，再要像年轻人那样腾身下床，很可能会出意外。韩云霏虽然觉得自己还没有像他们那样衰朽，但起床前稍坐一坐，也没什么坏处。

九月新凉，天气和爽。妻子去学校前打开了窗户，拉开了厚窗帘，薄纱影帘被晨风吹动，掀起一个角的时候，韩云霏看见了站在晒衣架上的那只鸟——居然是只黑白花的喜鹊。它向着窗内探头探脑，不时唧喳几声，就好像个韶刀客在传说什么闲话，唯恐人家不相信。老话说，喜鹊叫，好事到。他能有什么好事呢？不说好事，就说事情吧，这大半年里，像样的事情，他又碰上过几回？

不过，窗口有喜鹊叫，这本身就是一桩事情呢，它说明了……算了吧，你已经不是记者了，少犯点职业病。不过，至少，这种事情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，而且，发生得正是时候，正是他落下悬崖，越坠越快，心慌心悸，双手无望乱捞，只想抓住点什么的时候。和悦的鸟叫声入耳，顿时打破梦魇，心中一松，睁开眼来，他还踏踏实实地睡在床上。

说不清为什么，他常常会做这种梦，从高处坠落的梦。下乡插队五年，意外被推荐上大学，成了工农兵学员，那咎就这样，他只要站在高处，心中就会涌出飞身而下的欲望。白天有理智警醒他，梦里就总是义无反顾地朝下跳。毕业后分配在报社，当了文化记者，白天紧张一天，夜里还断不了做梦，从悬崖上摔下去，在荒野里迷路乱窜，莫名其妙地仓惶奔逃，被人持刀追杀，醒过来还后怕不止。好像，直到他升为文化部主任，那以后梦的内容变了，突然惊醒，是想到某一个字好像用错了，看看床头柜上的闹钟，已经来不及改，第二天上班忙去翻报纸，发现并没有错。

可近几年，尤其是这半年，下坠的梦又多起来。也许，真像人家说的，他是翻越了人生途程的顶峰，走上了下坡路，而且这下坡的速度太快，简直是飞流直下三千尺。

更糟糕的是，他根本就不曾感觉，自己的人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，却竟要落向那无底的深渊。

感谢妻子，她打开窗子，拉开窗帘，让喜鹊的叫声唤醒了他。无论工作怎样忙，她都不会忘记打开几扇窗子，保证家里有足够的新鲜空气。自年初退二线，进了新闻研究所，整天窝在家里，韩云需更体会到妻子工作的紧张。当年他作为《古都晚报》的台柱子，每天一早出门，不到半夜交完版面不能归家，从来没想过妻子是怎么在不耽误教学的同时，把儿子拉扯大的。也许，那咎还没像现在这样疯狂追求升学率，也许，妻子当时还没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。如今她是金陵中学的数学教研组组长，每年带的都是高三毕业班，从家长到校长都得看她的脸色，学生们还都拼着命朝她班里挤。她那一班学生，几乎不用正儿八经参加高考，没毕业就被国外国内的名校给挑光了。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就这样被她送到了澳大利亚，拿的还是全额奖学金，妻子理所当然地以此为荣。整天同几十个孩子搅在一起，她也不会感到家里缺了孩子的空寂和孤独。他呢，儿子万里独行，自然不可能不挂念，可是再想想，自己在儿子的年纪，不也背井离乡去农村插队了么。他在农村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儿子在国外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他不知道澳大利亚的月亮是不是比中国圆，可空气清新让金陵没法比，报纸上都登了。就像歌儿里唱的，“只要你过得比我好”，他也只好放下心。

妻子要带学生上完晚自习才能回家。中午和晚上，家里就韩云需一个人吃饭，当然也得他自己做。妻子跟他提过，就请钟点工帮着把饭做了，是他没有答应。他觉得像个退休老人那样，提着方便袋去超市挑挑拣拣，回到厨房里烧煮洗刷，正可以充实他的生活。他尽量悠着做这些琐碎的事儿，免得太快做完。改变几十年的生活节奏不容易，但他懂得，他不能不适应这种改变。他从来没有想到，一个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人，竟可如此悠闲，和寂寞。过多的空闲是如此难熬，以至于他竟觉得，中国的监狱实行劳动改造，对犯人真是一种恩德。

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，他便泡上一杯浓茶，戴上老花眼镜，翻报纸。

全集团大大小小七八份报纸，每天清早都有专人送到他的家里，供他“研究”。

韩云需再不会拿这根棒槌认作针，他现在看报就跟街头巷尾的老头儿老太一样，不过看看自己感兴趣的八卦罢了。各家报纸刊载的不是新华社通稿，就是网络文摘，大差不差，随便抓住哪份翻翻就足够。翻过没翻过的隔天报纸，他都送给来打扫卫生的钟点工张妈。家里没人来往，本来没必要天天打扫，就有点事，他顺手也就带掉了。可张妈是一个学生的母亲，四十来岁就下岗在家，一个月能拿到手的补贴不足两百元，吃饭都成问题。妻子的本意，是让她能多挣一份钱，给孩子增加点营养。那娃儿争气，已经考进大学，用钱的地方就更多。张妈心怀感激，每回一边拾掇房间，一边就韶刀些家长里短的流言蜚语，算是还这份情。她走街串户，消息来得个灵通，还都是就发生在身边的事情，亲切又生动，韩云需总是听得津津有味，比看报过瘾多了。

钟点工到各家的时间都是排定了的。张妈十点钟准时到，进门就叽叽呱呱的，说是北门桥底下、鸡鹅巷西首，那个乔家大院出了桩稀奇事。

听到讲乔家大院，韩云需的耳朵就竖起来了。那个让他黯然神伤的地方，又有了什么变故？张妈说，就是头天傍中的事，东边后院，老胡家的堂屋，地面上忽然淌出水来，左邻右舍的自来水都断了流。估猜又是地下水管老化，老房子没少出这种事。老胡就一面招呼了各家，关死了全院的总水表，一面打电话叫自来水公司快来修。自来水公司对市民有承诺，维修工马即赶到，一镐挖下去，乖乖隆的咚，挖出井口大多深一个洞，摆明是地基塌下去，硬生生把水管给坠断了。维修工说，水管我帮你接，你赶紧上房管所报告，不要弄到墙倒屋塌，砸了人，那就出大事了。房管所派人来一看，地洞是不假，不过不关地基的事，是有人挖了条地道进来，才弄出这么大的纰漏。

这就不是房管所的事，是派出所的事了。

北门桥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，打着三节电筒，仔细察看，那地道有一米来宽，一米多高，腰一弓就能钻进去。钻了约莫四五十米，到头了，爬出去一看，蹊跷呢，竟然是乔家大院东面大明花园城里头，一家临河别墅的花园。

要讲乔家大院豪门望族，惹人眼红，那是古时候的事情了。现如今那就是个大杂院，整天到晚敞着个门，人进人出，问都没人问。大明花园城才够高档，住河边那别墅的，更不是一般二般的有钱人，犯得着挖这地道吗？警察一查问，原来那别

墅空着，人还没住进来。找物管打听，晓得房主是江宁的一个老板，姓乔。乔老板上个月打招呼，说是要搞装修了，领来几个民工。物管也看见那几个民工出出进进，拖了些建筑材料过来，哪个能想到他们是挖地道。

乔老板听讲警察找他，不敢怠慢，开了个小汽车，急呼呼从江宁奔过来，也是一头雾水的样子。说是他这别墅买下四五年了，一直不得空打理，才找了民工，预备趁秋凉装修，不曾想闹出这档子事情来。民工呢，是民工市场上找的，工头身份证当时看过的，晓得是姓赵，这刻儿也不敢说是真是假了。怎么这么大意？因为讲定了验收付钱，材料都是他们垫的，不怕他跑掉。有个手机号码联络，打过去，已经是空号。

这个事情，岂不弄成了个无头案？

就是个无头案哩。

张妈这头讲着，韩云霏就动了心思，乔家大院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他不能不去看看个究竟。就算张妈有些夸张吧，只要真有这条地道在，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。乔家大院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尽管地面建筑年久失修，毕竟是清中期的进士府第，地下不定真会埋藏着什么让人动心的东西；再朝上，追根溯源，乔家当年建房所用的这块地，在明朝末年，还是权臣马士英的宅基，就是“扫净江南钱，填塞马家口”的那个马家，这可就更发人遐思了。

不过，眼看已是十一点，虽说乔家大院近在咫尺，他这咎过去，正赶上人家忙中饭，不免有些尴尬。还是吃过中午饭，消消停停地过去，大家都方便。

就简简单单炒了两个菜。他的厨艺还是当年在农村插队的底子，复杂的他也做不来，现在又时兴吃得简单，自不必费心再折腾。吃过饭，照规矩要小眯一刻儿，也是养生之道，就算他可以睡不着，总不能搅得人家睡不安。只要真有那么条地道，就是填，一时半刻也填不平。再说了，如果张妈没弄错，地道口该是在老胡家堂屋里，他在乔家大院进进出出几年，晓得姓胡的只有一家，就是住东院第五进的胡玉成。那孤老头儿平时就有些搭僵，远亲近邻都懒得登他的门，更不能冒昧。

心里有事，韩云霏在床上睡不踏实，翻了几个身，索性爬起来，洗把脸，正打算出门，电话铃却响起来了。他疑惑了一下，确信没听错，还在心里自嘲了一句，这都多少日子没响过了，赶今儿个有事，它也凑热闹。转回客厅拿起话筒，就听见

人笑着问，在忙什么啦？

你范老板忙着发财，我有什么好忙的。他听出是佳佳轩茶馆主人范思珏，随口回了一句。

不忙啊。正巧，有人点了好茶在等你。老地方，朱阁。

韩云霏有点发懵。他想象不出，现如今还有什么人会邀他喝茶，便追着问了一声。范思珏笑道，你快过来吧，过来不就晓得咯。老朋友，老地方。

范思珏两次强调老地方，让韩云霏心中一动。朱阁是他和几个朋友常用的小包间，可也是几年前的事了，人面桃花，如今只有做书画生意的乔传机，与他偶有联络。若是乔传机呢，就算他自己不打电话，范思珏也犯不着卖这个关子。

那么，莫非是，莫非是……他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的，乔思雨？

难怪大清早喜鹊叫。喜鹊叫，贵客到。竟应在这块了。

若真的是她，他要不要去喝这杯茶？

来是情分，不来是本分。他想起她的口头禅。在乔思雨再次弃他而去之后，她和他之间，还会有情分在吗？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不说全拜她所赐，总也是为她所误吧。他难道还不该、恪守本分？

然而，人家千里迢迢地回来，特为选了老地方请你喝茶，分明是念旧的意思。你这几年的坎坷，就算是因她而起，其实她并不知情。老话说不知不怪，怎么能把账都算到她的头上？好歹朋友一场，去喝杯茶，就算是应酬吧。

应酬应酬，该应酬的地方去应酬一下，只要记得是应酬，就行了。

再说，万一猜错了，不是乔思雨呢？那岂不是辜负了人家一片心意，说不定还误了正事。

想到可能会有的正事，韩云霏不再犹豫。他是太希望能遇上点正经事情了。况且又是顺路，佳佳轩与乔家大院斜对门，不妨先过去绕一趟。

熟门熟路，韩云霏进了佳佳轩，在大堂里没看见范思珏，便径直去朱阁，伸手推开了包间门。

他没有猜错，果然，正是一别五年的乔思雨。

她一个人，坐在房里，等他。

她一见他，便缓缓起立，双手交叉在小腹上，略一低头，扬脸，微笑，柔声招

呼，你好。

远在天边的她，竟真的又近在眼前了。

韩云霏忽然有些慌乱。虽然有过预感，但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，没准备好与她的重逢。已不敢再有的奢望，猛然成为现实，越发令他不自信。他真担心一步迈错，眼前的一切，又会像以往的梦境那样，破碎得无从收拾。他下意识地避开她的视线，机械地回应了一声，你好。语调的生涩让他懊恼。

乔思雨嘴角的笑意泛开，微启的厚唇愈显得性感；一双大眼睛被挤成细长，格外妩媚。她大方落地地伸手，示意韩云霏进房，到桌边就座。

一向放在包间中心的小方桌，被挪到了落地长窗边。也就是说，最多只会有三个人。临街的窗帘自然是拉严了，让这包间成了相对私密的场所——尤其是在她走过去，轻轻推上包间门之后。

韩云霏心间的怨气，就在这一言一笑间，消弭于无形。他忽然发现，他与她之间，何曾真有什么怨尤。如果一定要说抱怨，其实并不是怨她，他只是怨她的不辞而别，怨她的久别不归。

乔思雨在他对面坐下，微微探身，伸臂展指，打开桌上的盖杯，两手端起水壶为他泡茶。

韩云霏趁机偷眼打量她。她穿着件绛红色长袖圆领衫，舒展的颈项依然峭拔，肌肤在灯光下略显白皙，肩头的圆浑，胸前的丰腴，恰到好处。他不由得有些神思恍惚：从她的身上，似乎看不出嫁为人妇的变化。

乔思雨，还是当年那个乔思雨。

算来她已是三十四五的人了，可一身年轻人的简洁装扮，青春勃发，只有耳垂上那一对金属环的大耳坠，灵动闪烁，显着陌生。

正是这一丝陌生感提醒了他：她有没有变化，跟你什么相干？

你还是，太在乎她了。

乔思雨显然乐意享用这被人——被他在乎的感觉。如果说他曾经失去过她，她则从来没有失去过他。她只是把他暂存在金陵，一旦需要，随时可以启封。直待韩云霏回过神来，她才若无其事的，把盖碗稍稍推向他的面前，让他喝点茶。

他顺从地揭开盖碗。碗里正是他所喜欢的，清气袭人的雨花茶。茶水太烫，他

眼看着茶碗，耳中却在等她的下文。

乔思雨抿下一小口茶，纤细的手指轻柔地抚过茶碗，感慨地说，佳佳轩的茶好，水也好，这会正泡出味儿来。一个夏天，就看着北京人一扎一扎干啤酒，看得人五心烦躁。坐在这块，喝茶，谈心，才是江南的味道。她似乎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，又说，读你那本《金陵艳》，刻骨铭心的，是拿女人比作茶——命中注定，都是浸出一腔苦水，供人欣赏；味儿一淡，便遭人随手泼洒，毫无怜惜。

韩云霏不觉苦笑。她当然不会知道，这本书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遭遇。且慢，她怎么会为一腔苦水如此感慨？他正想着该怎么回答，思雨话锋一转，近乎耳语地诉说，谢谢你，五年了，还没忘了我。

五年了，她的犀利丝毫未减。韩云霏自以为隐秘的心思，被她一语道破，不好承认，又不愿否认。而且，他是没有忘了她，可她却分明忘了他啊。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为遮掩尴尬，只能争取主动另择话题，问她，一个人回来？

思雨觑了他一眼，笑而不答。

罗敷自有夫，问“一个人”也是失言。韩云霏狼狈地摇了摇头，改口重问，什么时候到家的？

思雨说，昨晚坐66次特快，今早到的。车上睡不沉，上午补了个觉。吃过中饭，头一个约的就是你。

这趟车韩云霏也坐过，夕发朝至，看起来节约时间，可夜里睡不好，白天总有点犯迷糊，是得补个觉。她强调“头一个”，自是显示情分的意思。然而这情分，未必就是那情分。韩云霏越发担心被她看轻了，索性挑开来，问起那个横亘在他与她之间的人，她的先生，在北京做着什么生意。

也算不上什么生意，就是个皮包公司，出卖智商，代人家做点策划搞个创意什么的。思雨不经心地回答。

做策划？创意公司？好啊，是现在的朝阳产业么。韩云霏嘴上赞了一句，心里不免想到那年，思雨一手策划的《青田秘书》闹剧。难怪心比天高的乔思雨会同他对上眼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这个话题让韩云霏添了些许底气，他喝了口茶，顺势问下去，打算来金陵发展？

还说不定。思雨说的是实话。都是南方人，在北京，生活总不习惯，可他对金

陵，也了解不多。这一回，是碰上个机会——曾市长上北京，约他过来，帮着做个小策划。他说正好，可以顺便看看长三角的局面。

哟，原来贵公司名动京华啊！我真是孤陋寡闻了。尽管乔思雨说得轻描淡写，还是让韩云霏大感意外，话语里不觉泛出酸味儿来。金陵现任市长姓萧，但分管城建的副市长，正是姓曾。中国的惯例，称呼副职是一定不能把那个“副”字带出来的。不管怎么说，金陵的市领导巴巴地上北京请来这么个公司，自不会是没有原因的。

那倒不是。思雨认真地解释，曾市长跟他是小同乡，算是堂房兄弟，又是湖南大学的校友，一直没断了联系，有机会自然先照顾他。

越描越黑。这些话听在韩云霏耳中，分明是乔思雨有意显摆她老公跟曾副市长的特殊关系，越发让他气不顺。不但在梦里，就是那些无聊赖的白天，他也曾想过，倘有缘与思雨重逢，会是怎么一个情景。他满以为自己能用平常心来对待她了，其实他做不到。他孤寂得实在太久了，以前的红颜知己略一撩拨，他便乱了心弦。然而，乔思雨，也不是当年的思雨了，他正为她的不忘旧情感动着呢，却又被她带进如此俗套的话题里，将一切浪漫的浮想，扫荡净尽。

他忽然想起，乔思雨曾在电话里告诉他，老大嫁作商人妇，她嫁的是个能吃辣椒的四川人；而曾副市长常在本市电视新闻中露面，视察城建工地，检查拆迁安置，分明一口湖南腔。韩云霏这一代中国人，“文革”中听惯了最高指示，“文革”后听熟了小平讲话，对湖南口音和四川口音，是万万不会弄混的。湖南人固然也爱吃辣椒，可未必能吃辣椒就都攀得上同乡吧。

我说的每句话，你都记得这么清楚？思雨的眼里含着笑，柔柔地看他，看得韩云霏又有些自惭形秽。最要命的是，如果思雨一定逼他回答这个问题，如果他不打算对思雨说谎，那他就只有点头。在写那本《金陵艳》的时候，与思雨交往的每一个细节，他都重新温习过。幸而思雨点到为止，便回转正题，认真地向他解释，说她家先生是正宗湖南湘乡人，但在四川长大，能说一口道地四川话。商场上应酬，遇上湖南人他就是湖南人，遇上四川人他就是四川人。她也是随嘴讲惯了，并不是有意要糊弄他。

这种事情，她有什么必要糊弄他呢。退一步说，她就是糊弄他了，他还能兴师